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2717

語錄

成千成萬的先烈，爲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毛澤東

425 期 14-3-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登頁

15 分

李光耀傀儡集團 必須負起傷寒症的責任

☆芽籠士乃是一個被忽視的窮人區☆

最近在芽籠士乃所發生的流行傷寒症是不足爲奇的。星島是個有着極端懸殊情況的城市。從活生生的例子中，我們不是可以看到像東陵這樣一個有錢人的住宅區嗎？在那邊，反動當局花盡了千千萬萬的公帑，

把街燈裝置得更明亮啦、擴大馬路啦、建設溝渠、花園或噴水池啦，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反之，我們再看看像芽籠士乃這樣的一個窮人區，而該區就是一個長期以來被英殖民主義者及李光耀傀儡集團所忽視的區域。在這裡，多數是木板、鋅板或亞答所搭蓋而成的破陋屋宇，根本也沒有什麼現代化的衛生設備；道路崎嶇不平及狹窄得很；街燈如果不是沒有也是昏暗的；溝渠里不但塞滿了垃圾，而且臭氣沖天，水流不通，一下起雨來便會鬧水災；灰塵滿天飛，是蒼蠅及蚊子的安樂窩！

住在這裡的同胞也都是窮苦的

工人、小販、三輪車夫、的士司機和一些經營小本生意者，另外還有着不少的失業人士，所以，住在這裡的人們也大多數是只能勉強挨過日子而已。因此無論男女老少，尤其是兒童們更是營養不足，對疾病的抵抗力更是不夠。

☆主要的原因不是什麼

“個人衛生的崩潰”☆

所有這一切全都是一百五十年來英殖民地主義統治的直接結果，英帝及其傀儡李光耀對人民進行鎮壓，榨取人民的血汗，把公帑用於適應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地大資本家的利益方面，對人民的住屋、教育

、衛生等最基本的社會要求完全置之不理。君不見反動當局花了大筆公帑去美化東陵、經禧等有錢人的住宅區，而置芽籠士乃、芽籠東、芽籠西等區於不顧嗎？

今天在芽籠士乃所發生的流行傷寒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其主要的因素很明顯的是反動當局長期以來就忽視該區的公共衛生，而造成衛生情況的惡化。因此人民的貧困、營養不足和對疾病的抵抗力不夠是重要的輔助原因。所有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所謂“個人衛生的崩潰”也不過是另一個輔助的因素罷了。

☆對人民的公然

侮辱和誹謗☆

但是在偽衛生部三月一日及三月四日的兩篇聲明里，反動當局妄圖推卸流行傷寒症蔓延的責任和把整個罪名歸咎於人民！既然它們掩蓋不了其本身對芽籠士乃的忽視，它們也不得不鬼鬼祟祟地承認“衛生和溝渠系統不能令人滿意”。但是，話還未講完，它們又迫不及待的說什麼“最重要的因素是該區居民個人衛生崩潰”，並且還更進一步的說“有證據說明該病症乃通過病菌之攜帶者和食物而傳染的”，它們還勸人民“在飯前及如廁後要洗手”！

(轉入第十二版)

絕食進入第89天 戰友健康惡化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今天繼續進入第89天。

這星期來，光榮家屬照例前往探獄，唯多數家屬都談不上幾句話便被切斷話了。法西斯當局還特別嚴厲的監視光榮家屬，向光榮家屬挑釁，準備挑起事件。

在二·二大逮捕時被捕的蔡壽川同志的健康最爲嚴重，從絕食絕飲鬥爭開始，他的心臟和腎臟就患上了病，目前他的體重只剩下77磅而已，當光榮家屬會見他時，他是處在極度的痛苦中。

八位女戰友的情況目前已更加惡劣，黃桂英同志因爲被急速的灌下牛奶而嘔吐出來，法西斯暴徒要她抹掉吐出來的牛奶，但遭到黃同志的拒絕，暴徒即一個拉頭、一個拉腳地用她的身體來抹她嘔吐出來的牛奶，這些殺人成性的暴徒是何其殘忍啊！

劉麗英同志因被毆而掉了兩根牙。因爲被打得嚴重，所以她身上青腫的部分一個多星期仍不能消失。李燕瓊同志的腹部被毆的傷勢也極端嚴重。

法西斯當局最近都是出動巫、印籍的男性獄卒呈兇的，這批野獸動不動便強抱、強拉、侮辱我獄中女戰友。反動派的這種野獸行徑，馬來亞人民必將給予適當的懲罰。我們要警告李光耀走狗集團：你們的同伴拉扎克集團在本月十日又再害死了馮朝民同志，現在獄中戰友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你們這一伙帝國主義的走狗必須負責一切後果！

馮朝民同志壯烈犧牲

爲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敬輓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偽“馬來西亞”“國會”重開 說明了什麼？

(接上期)

在對待傀儡政權修改為“憲法”的問題上，種族沙文主義和投機政客為烏合黨，都從它們的階級觀點出發，跳將出來，或高喊種族主義論調，和拉扎克傀儡集團大演對台戲，或假惺惺“盼望政府執法”大公無私，立法亦將！公正不阿！。小丑本質，暴露無遺。

民政運動黨是一個十足的投機烏合之黨，它們野心勃勃，妄圖“成為一個強大、容忍、能干及進步的多元種族政黨”，以取代聯盟傀儡集團，成為帝國主義在馬來亞的頭號忠實代理人。它們和聯盟傀儡集團之間，只有利益上的衝突，沒有基本原則的矛盾。去年十月十一日，它們在吉隆坡召開一次“群眾大會”，該投機烏合集團的寡頭阿拉達斯，公開叫囂，呼喚人民支持反動的“國家原則”，尊重及支持偽“憲法”，不要批評所謂“憲法”中所給予馬來人的利益規定，不要侮辱所謂“國語”及“馬來西亞”其他語文，赤裸裸的暴露，民政運動黨的投機政客和聯盟傀儡集團，是一丘之貉。

民政運動黨的另一個寡頭陳志勳，他轉彎抹角，表面上“大力譴責”傀儡政權經常為了“淺顯的理由”而修改為“憲法”，實際上則大力替法西斯傀儡政權修改偽“憲法”進行辯護。請看看投機政客陳志勳的花招：

“自從獨立后第一次召開國會會議以來，作為協助及改進馬來人地位的‘馬來人特權’，從未有任何國會議員在本議院提出責難。如果實施‘馬來人特權’，尚未能協助廣大的馬來群眾，那麼，責任應落在本院內坐在對面之議員的身上，即聯盟政府應負起執行此條款而無效的責任。”這是道道地地站在帝國主義、封建統治階級和馬來官僚買辦階級立場上的講話。對於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推行民族迫害政策的“馬來人特權”，“從未有任何國會議員在本議院提出責難”——當然，在所謂“國會”里坐了五年交椅的投機政客陳志勳（它當時曾以“左翼”的姿態出現）——也必然“未提出責難”，而且極力擁護反動壓迫政策，還出謀獻策，要反動派加緊迫害人民，負起“執行無效的責任”。

雖然我（陳志勳自稱）曾批評保護‘憲法’，某些條款之舉，但我們（指投機烏合黨）同意有關公民權的條款（偽‘憲法’第三節

）以及有關‘國語’的第一五二條應該不受干預。”我們民政黨全力支持今日呈給本議會的‘修憲法案’第五節，有關‘馬來西亞語文’的地位之條款！”你看，投機政客的反動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嗎？！

民政黨坐鎮檳州的大頭目、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傀儡林蒼佑，在“國會”上更加囂張，瘋狂叫嚷什麼：“我（林蒼佑自稱，下同）將為‘馬來西亞’的生存而投票，我也將為對抗‘國家敵人’而投票。”更進一步暴露這伙投機政客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惡面目。

會一度以“左翼”姿態出現，長期隱藏在革命隊伍之間的一小撮資產階級右翼集團，乘馬反動派殘酷鎮壓砂勞越人民聯合黨革命領導干部之際，篡奪該黨領導權，公開勾結英馬反動派，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其輝和楊國斯，在所謂“馬來西亞國會”上，更加肆無忌憚，公開支持反動派修改偽“憲法”，並自我辯護，胡扯什麼“只要‘政府’在實施憲法條文時‘公正不阿’的對待各族人民，以及斯項‘修憲法案’能為‘大馬’帶來‘和諧及繁榮’，那麼，我們是值得支持它的。”它妄圖誤導人民，使人民對反動派產生幻想，以為傀儡政權會“公正不阿”的對待各族人民，使人民生活得以“和諧及繁榮”。其用心之毒，可謂至極。

一貫標榜馬來種族沙文主義的泛馬回教黨，也出面支持傀儡政權修改偽“憲法”。回教黨的寡頭阿斯里，還在“國會”上高唱種族主義論調，胡扯什麼“馬來人由於經濟脆弱，要獲得幫助就好像出於他人之施捨。非馬來人之行為簡直是得寸進尺，致有流血之發生，以及‘國會’之被關閉”，妄圖替拉扎克傀儡政權屠殺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暴行開脫罪名。

在這場“國會”鬧劇中，表演得最出色的，當推李光耀傀儡集團在馬來亞半島上的代理人——民主行動黨。它們挺胸頓足，大喊“反對‘修憲法案’”，並公開抗議該黨的“人民代議士”未能獲得足夠的時間在“國會”發言，妄圖製造假像，以為它們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維護人民的利益，反對傀儡政權的法西斯統治。

民主行動黨的寡頭之一的范俊登，在“國會”上自我暴露：“我們（指民主行動黨）經常重複地表明，我們並不反對國語、統治者陛

下的地位，和目的在提高馬來人之經濟、社會和教育地位的特權，同時我們也不要質問非馬來人的公民權地位。”這徹底地暴露，民主行動黨和拉扎克集團都是帝國主義豢養下的走狗，它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立場是一致的。

在“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前夕，它們高唱種族沙文主義論調，和拉扎克傀儡集團大演對台戲。在“五·一三”事件后，拉扎克傀儡集團曾“邀請”該黨參與“全國協商理事會”，共策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動。它們雖“拒絕”參加，主要原因並不是它們要和傀儡政權“劃分界限”，而是“‘政府’拒絕林吉祥的提名入會”。它們大力支持拉扎克傀儡集團法西斯統治的黑網領——“國家意識五項原則”——，並建議增加三個原則：一實行所謂“多元種族化”政策，包括使傀儡軍隊“多元種族化”的政策；二建立民主程序，反對人民暴力革命；三消除城鄉的經濟不平衡。它們充當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忠臣謀士，大力鼓吹“議會民主”的騙局，並要求拉扎克傀儡政權在加緊鎮壓的同時，加強政治欺騙，恢復“議會民主”。它們這一系列的罪惡活動，雄辯地證明：民主行動黨是帝國主義的別動隊。

為什麼民主行動黨的寡頭大力支持傀儡政權的民族壓迫政策，却又要抨擊“修憲法案”、箝制議員言論，使“國會民主”淪於無效呢？因為它們害怕拉扎克集團“禁止討論敏感性問題”，將使它們喪失玩弄種族沙文主義的政治本錢。一貫玩弄種族沙文主義的人民進步黨，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大力反對偽“修憲法案”。

拉扎克傀儡集團不顧廣大群眾的激烈反對，終於在本月三日，把旨在加強民族壓迫的“修憲法案”蓋上“國會”樹膠印，使它“合法化”。人民可以看見，拉扎克已經舉起寒光凜凜的屠刀，準備向人民大舉屠殺。人民早已作好充分準備，將以革命暴力反擊反革命暴力。可以肯定的，帝國主義、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必將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一個紅彤彤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就將在人民戰爭的凱歌中誕生。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 和地主階級的御用工具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政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沒有超階級的政黨。

巫統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是馬來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維護殖民統治、壓迫和剝削各民族人民群眾的工具。

近十多年來，巫統的黨權為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控制，變成了日益法西斯化的政黨，不管是新世紀的人物還是舊世紀的人物掌權，也不管是年老的一代還是年青的一輩操縱着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改變不了巫統的階級性。最近，巫統大會選出的中央領導成員突出地表明：巫統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法西斯黨，是為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服務的黨，而不是什麼代表馬來族人民利益的黨。

這次選出的二十個巫統中央執委會和拉扎克後來委任的六個中央執委會都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反動知識份子和政客。這二十六個頭目當中，有柔佛、森美蘭、彭亨、霹靂和吉打等五個州的偽州務大臣，他們既當官又是大資本家，有的甚至是幾家大企業的老板；還有五個是傀儡內閣的部長，這五個人里面，最臭名遠揚的有三個，一個是偽教育部長胡塞因

翁，他是英帝的忠實走狗翁敏惹花的兒子，它繼承它的老子的衣鉢，自誇從年青的時候起，就一直為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馬來沙文主義理想而奮鬥；一個是偽文化和體育部長漢姆沙，它是拉扎克的妹夫，是拉扎克家族的幹將；另一個是偽廣播和宣傳部長，拉扎克的心腹卡沙利沙非，此人也是彭亨人，是“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幕后策劃者之一，“五·一三”事件後成為拉扎克集團核心小組五名成員之一，卡沙利沙非也和巫統許多大頭目一樣，是由英帝一手培養起來的奴才；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他充當英帝情報員，曾連續兩次被英帝送到英國受訓。從一九六二年起，他擔任偽外交部常任秘書，是“五·一三”事件後，飛黃騰達，一身兼幾職，是拉扎克集團煽動馬來沙文主義製造民族仇恨的參謀長；一年多來，拉扎克集團所散播的一系列反動透頂的馬來沙文主義謬論，包括所謂“國家

意識”等黑文件，大部分是他主持編造的；最近巫統大會之後，他糾集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和高等院校的馬來學生，把一些大學生派到鄉村地區進行不可告人的活動，為發動新的民族屠殺做輿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其他的巫統中央執委，不是大官僚資本家就是最狂熱的馬來沙文主義知識份子和政客，例如干那非耶胡塞因，他是偽農產銷售局前任主席，現在全馬來商會總會的主席，是馬來亞慕娘公司等大企業的董事；那沙利漢姆沙是所謂土著銀行的董事經理，海峽輪船公司的董事，也是馬來官僚資本的壟斷機構民族公司的董事主席；塞逸加沙阿爾巴，他和華族大資本家及日本壟斷資本家合營達西水泥公司，也是增卡有限公司的董事，此人原是阿拉伯血統的印尼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才移居馬來亞，初期曾擔任宗教教師，他是一九六四年屠殺新加坡華人群眾的原兇之一；翁姑莫申，他原任傀儡內閣部長，後來離開官場，現在是大企業的老板；另一個是姆沙依淡，他原任偽副總理署的助理部長，“五·一三”事件後，曾被拉赫曼罷了官，他一貫露骨地鼓吹，迫害華印族人，現在除了成為“五·一三”劊子手哈倫的助手，控制巫統青年組織之外，還被委任為馬來亞大學的講師，以便它能夠用馬來沙文主義思想來毒害青年學生。

此外，巫統的七個主席也都是大官僚或大資本家，有的還是“五·一三”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正主席和副主席由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拉扎克和依斯邁包辦，五個助理主席是：加花峇峇，他是偽國家和鄉村發展部長，也是馬來官僚資本的木薯公司的主席；塞逸那塞爾連任語文和圖書社社長，辭職後，利用官場關係大做印刷出版生意，成了家財萬貫的富豪，最近，他勾結印尼反動出版商，在馬來亞翻印印尼的反動教科書，壟斷馬來文教科書的市場，他同時是土著銀行和馬來資本壟斷機構民族公司的董事。一貫地鼓吹，立即消滅華印族的文化教育；哈倫，是雪州偽州務大臣，由於“五·一三”事件中，屠殺吉隆坡華印族群眾有功，被拉扎克集團提拔為巫統青年組織的頭目，它是鐵船採錫公司，暗邦木材化學工業公司等大企業的老板，同時還控制了雪州偽政權經營的十三個土地開發計劃，他窮兇極惡地迫害雪州尤其是吉隆坡各民族中小工商業者

（轉入第四版）



保持高度警惕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最近，巫統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偽政權釋放“五·一三”事件中被拘留的馬來人，這是應當引起各民族人民警惕的。

據拉扎克集團公布的材料：從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到七月卅一日，傀儡政權在全國逮捕了九千一百七十三人，其中華人五千一百廿六人，印度人一千八百七十四人，馬來人兩千零七十七人，其他民族六十六人。被逮捕的七千多個華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當中，絕大部是偽馬來兵團和馬來暴徒闖進屋子抓去的；一部分是在所謂“違背宵禁令”的借口之下被捕的；另一部分是在抵抗偽馬來兵團和暴徒的襲擊時被捕的。至於被逮捕的兩千多個馬來人當中，絕大多數也是在事後所謂“違背宵禁令”的罪名之下被捕的屠殺華印族人民的真正兇手特別是屠殺吉隆坡地區華印族人民的兇手被捕的極少、極少，絕大多數暴徒到現在仍然逍遙法外，許多知名的大劊子手，例如：拉扎克、依斯邁、哈倫等等，以及殺人最多的偽馬來兵團和偽警察野戰隊的一大批官兵，到現在為止一個也沒有被捕。拉扎克集團拘捕為數極少的馬來暴徒，完全是為了掩蓋它們自己的滔天罪行。

正是因為這樣，拉扎克集團對“五·一三”事件不敢進行公開調查，對被捕的為數極少的馬來暴徒，不敢進行公開審判。所有被拉扎克集團無理逮捕的各民族群眾都是無辜的都必須一律無條件立即釋放這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五·一三”大屠殺的策劃者拉扎克之流以及殺人的偽軍警和暴徒，必須償還血債，這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巫統代表大會，却與各民族人民為敵，打着釋放所有馬來人的幌子，公開替被捕的殺人的暴徒翻案，為發動新的民族屠殺推波助瀾。

“五·一三”大屠殺的幕后策劃者和現場指揮者，現在不僅掌握了偽軍政大權，也掌握了巫統的黨權了。拉扎克集團公然叫嚷：今後巫統的政策就是偽政權的政策，它們已經為屠殺華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大開綠燈了，各民族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救濟還是欺騙和掠奪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四日廣播】拉扎克集團打着“救濟”水災災民的幌子，呼喚人民捐款，但這一筆捐款却被拉扎克集團用來進行政治欺騙和經濟掠奪。

雪蘭莪是殺人魔王哈倫的大本營，柔佛是劊子手依斯邁的老巢，因此，這兩個州偽政權從全國救災基金中得到的錢都比別的多，各為一百一十萬元，這是陳修信在一月底的文告中招認的。但是，以哈倫為頭目的雪州偽政權是怎樣“救濟”災民呢？據報導：雪州已經登記的災民有兩萬兩千三百六十八戶，偽政權準備發救濟款兩百二十萬元，平均每戶大約九十元。領取救濟款的條件却是極其苛刻的，首先，光登記還不算，必須持有所謂登記的根據才行，即是全家每月入息不到三百元。所謂全家指的是，所有家庭成員都住在一起，並且在一起吃飯。換句話說：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一人不住在一起，不在一起吃飯，儘管全家每月收入在三百元以下，就不能領取救濟。至於登記手續的煩瑣，就更不在話下了。對於屋子毀於洪水的災民，雪州偽政權強迫他們去住長期以來就沒有人要租的政府組屋。哈倫之流，想出了一個鬼計，搭了一些臨時板屋，讓無家可歸的災民居住，先決條件是，這些災民必須在傀儡政權規定的幾個月後，遷進組屋去，這樣既霸佔了災民的地皮，又收取一筆屋租，真是一箭雙雕，“救濟”變成敲榨和勒索的手段了。

在馬六甲的情況也是大同小異，據報導：二月三日偽政權發給一千六百七十九戶災民的救濟款，只有十二萬一千多元，每戶平均只有七十二元。對於毀家蕩產的災民來說，七十二元，頂什麼用呢？儘管這樣，能夠得到“救濟”的人還是不多，很多人因為花了一些時間，回家了解損失情況，誤了登記的時間，結果連申請“救濟”的表格也得不到。有些地方據說表格已經發下來，災民問村長，村長說：已經向有關部門要，但沒有下文。有人問馬六甲偽福利部的官員說：“災民以什麼方式領取救濟金？”他因為作賊心虛，避不回答。

拉扎克集團由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掩蓋吉蘭丹水災的真實情況，實際上，全州八個縣有六個縣發生相當嚴重的災情。據報紙透露：在一九六七年大水災中，吉蘭丹災民有五十萬多人。這次的災民據估計超過有二十、三十萬人。但它們只含糊地宣布所謂被疏散的人的數字，而且前後矛盾，一再減少。例如，一月五日宣布的是七千兩百多人。到二月初開始發救濟款的時候，只有六千五百多人。拉扎克

集團的所謂“救濟”，完全是騙人的把戲。

一九六七年大水災後六個月，它們才發所謂救濟糧，每戶只得一點麵粉和罐頭牛奶。這次水災之後，它們設立所謂救濟站，要災民去登記和領取救濟品，災民得到的是兩瓢米大約等於六份之一。群眾憤怒地說：“這點米給貓吃都不夠，補不回我們去救濟站來回的用費。”拉扎克集團一貫敵視吉蘭丹人民，這次發救濟款給吉蘭丹也是如此；如給吉蘭丹十四萬元，等於雪蘭莪或柔佛的八份之一。這麼一點錢，究竟是要分給巫統的人，還是要“救濟”普通災民，吉蘭丹群眾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它們還大吹牛皮說什麼準備給那些屋子被沖走或毀壞、生命遭受損失的人，每戶發五十元到四百元不等，但是到二月九日為止，它們只發了八萬多元給大約兩千戶災民。偽建設局另外給哥打峇魯的稻農，一百四十多戶災民，發了七千元，平均每戶只得四十多元，真是杯水車薪，無濟

於事，何況得到救濟的人只佔災民的極少數，成千上萬稻田完全被沖毀的農民分文也得不到。為了緩和群眾的不滿，拉扎克集團派了偽國家鄉村發展部長惹花峇峇，去吉蘭丹進行欺騙。這個傢伙一到吉蘭丹，就要求災民繼續忍耐等待，因為須要調查等等。

廣大災民正在挨餓受苦，渡日如年，而拉扎克集團却冷酷無情地叫災民忍耐等待，這不是拿災民的生命來開玩笑嗎？在所謂“救濟”工作中，拉扎克集團露骨地敵視華印族災民，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吉隆坡一個災民，在一個刊物上提出了控訴，他說：傀儡軍隊在山區疏散災民的時候，把馬來人用小船或卡車載走，把非馬來人丟下不管，後來，他到所謂“救濟”站登記，要求救濟，傀儡官員對他說：救濟款要先發給馬來人如果有剩餘才輪到非馬來人，這只是無數事例中之一。這些事實給拉扎克集團的所謂促進民族和諧，作了最恰當的說明。陳修信二月七日的抵賴，只能證明他是一個無恥之徒。拉扎克集團的“救濟”活動，生動地表明這個傀儡政權的反人民的本質。



傀儡集團敵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又一罪証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七日廣播】亞洲乒乓球聯合會二月七日在新加坡舉行臨時全體會議。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后藤甲二根據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章程，在會議上提議把蔣介石匪幫開除出亞洲乒乓球聯合會，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南朝鮮、南越等傀儡集團以及竭力兜售“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罪惡政策的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代表與蔣幫的所謂代表相勾結，對后藤進行了瘋狂的攻擊，據報紙報道：它們在會前已進行了陰謀活動，達成了默契協議，做好了準備，做到此起彼應地向后藤開炮轟擊，拉扎克集團的代表團長許啟謨，在會上像潑婦罵街一樣，對后藤進行了無恥的污蔑，替早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集團辯護，在堅持正義立場的后藤毅然辭去亞乒聯主席職務並退出會場之後，這一小撮帝國主義走狗，公然作出所謂決定，繼續讓蔣匪幫的所謂乒協賴在亞乒聯內，甚至妄圖把它拉入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為了達到這個卑鄙的目的，它們準備派出四人代表團到日本名古屋進行訪問。李光耀集團

的所謂代表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

許啟謨是臭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曾經担任英帝警察政治部主任，英帝扶植傀儡政權后，當過拉扎克集團傀儡內閣的部長，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代表在亞乒聯這次會議上的丑惡表演，又一次表明：兩個傀儡集團死心塌地充當美帝推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陰謀的走卒，它們的卑鄙行徑激起馬來亞人民的強烈憤怒。

（接第三版）

和小販，是一個吸血成性的馬來沙文主義者。沙爾頓現任偽衛生部長，是一個善於看風使舵的官僚；花蒂瑪，現任偽福利部長，是偽檢察總長卡蒂爾尤素夫的老婆，這兩個都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奴僕。這一伙殺人狂，吸血鬼，狂熱的馬來沙文主義者操縱了巫統的領導權，巫統各州分部的大權也是在它們的同伙手里，它們現在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加緊部署迫害華印族人民，同時，壓迫和剝削馬來族勞動人民的新陰謀了。



敲骨吸髓 的压榨

星島的交通行業，近年來甚為興盛，尤其是經營巴士車這一行業，可說是有大利可圖，因此擁有者為了剝取更大的利潤，不惜搶奪地盤互相競爭，互相吞併。更何況此行業又受着反動派立法的保護，致使擁有者能在極有利的條件去撈取厚利，如近來對私人德士——“霸王車”的無理充公、逮捕和加以取締。這麼一來，尤其是外國壟斷資本家的電車公司相信今后所賺取的利潤將是更大。這都是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私人企業自由競爭的結果，形成市場經濟混亂，交通系統日趨崩潰，公共交通陷入不安全的嚴重局面。

早在今年一月十二日，李光耀傀儡集團便在偽“國會”通過一項所謂“交通修正法案”，決嚴厲取締“霸王車”，並加強管制新加坡巴士服務，所以，最近以來，傀儡集團便大肆鼓吹：欲為人民作有效的服務，新加坡公共交通制度需要進行大改組，隨之由洋專家——威爾遜草擬的所謂“公共巴士交通制度研究報告書”即告出籠，而且決定在四月十一日開始付諸實施。

當這份又長又臭的所謂“報告書”宣布后，報章上、茶攤里、街頭巷尾四處議論紛紛，無不怨聲載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生活的熬煎和切身的經驗已把他們磨練得更加聰明，他們深深地體會到：狗嘴是長不出象牙的，反動政權提出的一切措施絕不會為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服務，定是又別有居心地企圖欺壓老百姓。的確，這份“報告書”充滿着為壟斷財團進一步榨取馬來亞人民血汗的惡毒陰謀，根本沒有顧及民生疾苦，是一份徹頭徹尾反人民反革命的黑貨。

首先，“報告書”里提出，要將新加坡十一家巴士公司併成四家，並且在各方面盡力在減少公司的指數，以求達到最終的目標，把所有公司合併成單一組織所管理，李耀傀儡集團這一規定，包涵着一個極為惡毒的陰謀——進行全面壟斷。因為，當資本、生產工具、生產因素——集中后，再由若干或一個壟斷公司加以統籌調配，壟斷財團便可輕易地從中撈取源源不斷的雄厚利潤，而廣大的勞苦大眾的血汗將被剝奪殆盡。反動派為了達到這個可恥目的，它除了成了壟斷組織外，還改變收費的方法，因此，“報告書”里規定了劃一車資，‘最低一角（路程二哩或四個站），最

高五角（路程十二哩或廿四個站），學童十八歲以下者，車費一律一角，不計哩程’，事實上，這分明是一種變相的提高車價，誰都知道，目前，短程搭客是佔了巴士搭客總數的八十巴仙以上，而取消五分，並以一角為單位和孩童一律一角，無形中便比原來車價增至一倍以上，這難道不就是加重廣大勞苦大眾的生活負擔明目張胆地壓榨人民的血汗嗎？另一方面，在反動“報告書”里，對於巴士工友的工資或待遇隻字不提，反而委任經其訓練的所謂外勤人員以監督工友們的活動，這就是反動派在全面控制工人組織后，為進一步迫害工友而鋪平道路，以便破壞工友們為爭取切身利益的正義鬥爭，這樣一來，反動派即可隨心所欲地以最廉價的工資去剝取工友們最大的勞動力。這就是反動派加強迫害工友的又一罪証。但是，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壓迫越大，反抗力就越強。廣大的工友們決不會任其宰割，李光耀傀儡集團必將遭到可恥的失敗。

反動當局為了平息民怨，故在二月廿六日便發表一份“文告”，“文告”說：“……經營巴士業是一種虧本生意，……星加坡最大的巴士公司新加坡電車公司一路來都虧損很重……以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以后，新加坡巴士服務將由四間龐大雄厚的公司經營，這些公司已經購買了巴士車，在過去兩年，這些車已在路上川行，涉及投資總達一千六百萬，兩年以後他們最少需購買五六百輛巴士車，補充取代他們現有的車隊，這六百輛巴士耗款二千四百萬元……在利潤方面，這些公司一年要支付銀行最少四百萬元……”

“文告”說今后必須付出二千四百萬元的巨款去購買五六百輛新巴士以代現有車隊，但是，據估計，新車川行不久后，不但可以拿回本錢。反而又會賺取一筆利潤，而存在着的新車，也就是所得的利潤，並且這些公司每年支付銀行最少四百萬元，難道不也是所存的利潤嗎？“文告”說什麼虧損根本是騙人的鬼話，因為改制以後，電車公司便從最高二角半的車價增至最高五角，最低五分增至一角，搭客必須多付出比原來多出一倍的车價，並且電車公司的車輛多數川行於人口稠密的地區，這無形中就使到電車公司在改制以後將獲得更高的利潤。另一方面，傀儡集團今后決定

取締私人德士——“霸王車”，結果形成“霸王車”每年收入二千萬元也被巴士公司剝奪去，那為什麼說沒有增加利潤呢？假如壟斷資本家會做虧本生意的話，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明顯的，反動派為了蒙騙人民，不惜捏造數目字，造謠撞騙，真是無恥到了極點。

另外一點，反動派對於“霸王車”司機問題顛倒是非、加以污蔑，“文告”說：“……由於巴士數量不足，非法的霸王車活動便到處滋生，並且從巴士公司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從中取利，因此一種惡性的循環便告產生，而我國的公共巴士交通系統也趨向崩潰……”事實上，“霸王車”的產生，乃是不合理社會制度下的產物，是李光耀反動政權造成的，因為在李光耀走狗集團統治下的所謂“新加坡共和國”里，失業人數不斷增加，“霸王車”工友在無法解決生活困苦的情況下，被迫投入這一行業，但是却遭受到走狗集團的無理逮捕、罰款，甚至充公車輛以進一步地加緊迫害，而“文告”中却把一切造成交通系統崩潰，公共交通混亂不安全，歸罪於“霸王車”的競爭結果，這種顛倒是非，歪曲事實，怎不令人切齒共憤呢？

總之，李光耀傀儡集團所提出的所謂“公共交通制度大改組”，再一次地暴露其為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動本質。儘管傀儡集團一面提高物價，如糖、汽油、車價，導致日用品也隨之增加。另一方面却把所謂“新加坡共和國”粉飾得似花園一般，供人遊賞，但是怎樣也掩蓋不了新加坡已成為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天堂，勞苦大眾的地獄。鐵一般的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受盡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集團——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敲骨吸髓的壓榨，在反動措施層出不窮，苛捐雜稅不計其數，物價日益高漲的情況下，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更比一天苦。但是，要徹底地解決這些反動派強加給人民頭上的苦難，要完全擺脫外國壟斷資本家的重重剝削，只有馬來亞各族被壓迫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一切不合理的措施，開展反迫害的群眾鬥爭，以革命暴力反擊反革命暴力，打倒統治階級——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最后達到像馬來亞共產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所提出的：“沒收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企業，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而決不是像反動派所說的在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政權統治下的私人企業歸入所謂國營，更不是反動派那樣卑鄙地把資本家對人民的殘酷剝削當成人民服務。



林副主席著作選讀

人民战争勝利万岁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林

列寧在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說過：「戰爭使最文明的、文化最發達的國家陷于飢餓的境地。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巨大的歷史過程的戰爭又空前地加速了社會的發展。」⁽¹⁾「戰爭喚醒了群眾，以空前未有的慘禍和痛苦激起了他們。戰爭推動了歷史，于是歷史在現時就以火車頭般的速度飛快前進。」⁽²⁾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說法，列寧豈不是最大的「好戰份子」嗎？

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觀點完全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從來不用傷感的觀點來看待戰爭對於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我們的態度歷來非常明確：第一反對，第二不怕。誰進攻我們，我們就消滅誰。對於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所進行的革命戰爭，我們不僅不反對，而且從來都堅決支持，積極援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在將來，隨着我們力量的發展，這種支持和援助還要越來越加強。誰要是以為我們也會因為革命的勝利，建設的發展，家業的壯大，生活的改善，而喪失革命斗志，放棄世界革命事業，丟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那是白日作夢！當然，任何革命都是出于本國人民的要求。只有本國人民覺醒了，動員起來了，組織起來了，武裝起來了，才能通過戰鬥，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而不能由任何外國人來代替和包辦。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並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於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鬥爭。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所進行的反對人民戰爭的宣傳，失敗主義的宣傳，投降主義的宣傳，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起着敗壞士氣的作用，起着從精神上解除武裝的作用。他們干了美帝國主義自己所干不了的事情，幫了美帝國主義的大忙。他們大大鼓勵了美帝國主義進行戰爭冒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完全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的革命學說，成了人民戰爭的叛徒。

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為了勝利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為了勝利地進行人民戰爭，就必須堅決反對赫魯曉夫修

正主義。

現在，在世界革命人民中間，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市場是越來越小了。那里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武裝侵略和武裝鎮壓，那里就有反抗侵略和反抗壓迫的人民戰爭。人民戰爭必將蓬勃發展，這是一條客觀規律，既不以美帝國主義者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意志為轉移。世界革命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是能夠橫掃一切的。赫魯曉夫已經完蛋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繼承者也不會有好下場。反對人民戰爭的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通通要被革命人民的鐵掃帚從歷史舞台上掃除乾淨。

☆☆☆☆☆☆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的二十年里，中國大變了，世界大變了，變得更加有利于世界革命人民，而更加不利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了。

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只有一支很小的人民軍隊和很小的一塊革命根據地，而面對着的是一個東方的軍事霸王。就是在那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說，中國人民戰爭是可以勝利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倒的。今天，世界人民的革命根據地空前壯大，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空前高漲，帝國主義空前衰弱，帝國主義的頭子美帝國主義接連遭到了失敗。我們更加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各國的人民戰爭是能夠勝利的，美帝國主義是能夠打倒的。

世界人民有了十月革命的經驗，有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驗，有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經驗，有了朝鮮人民抗美戰爭的經驗，有了越南人民解放戰爭和抗美戰爭的經驗，還有了其他許多國家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只要善于研究這些經驗，並且創造性地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那麼，各國革命人民必將在各目國家的人民戰爭的舞台上，演出更加威武壯麗的史劇，最後把各國人民共同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通通埋葬掉。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是當前全世界人民反美鬥爭的焦點。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不管美帝國主義怎樣擴大戰爭冒險，中國人民都要盡自己的力量支持越南人民，直到把美國侵略者一個不剩地

趕出越南去。

美帝國主義者現在叫嚷着要同中國人民再來一次較量，在亞洲大陸上再打一場大規模的地面戰爭。如果他們一定要走日本法西斯的老路，那麼，好吧，隨他們的便吧。中國人民自有對付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辦法。我們的辦法並不是什麼秘密，最重要的還是那麼一條，就是動員人民，依靠人民，實行全民皆兵，進行人民戰爭。

我們可以再一次奉告美帝國主義者，幾億拿起武器的中國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是足夠容得下你們的幾百萬侵略軍隊的。要是你們胆敢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那就給了我們行動的自由。到那個時候，戰爭怎麼個打法，就由不得你們了。怎樣有利于殲滅敵人，我們就怎樣打。那里好殲滅敵人，我們就在那里打。既然中國人民在二十年前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那麼今天，中國人民更加有把握把美國侵略者置于死地。你們炫耀海空優勢，嚇不倒中國人民。你們揮舞原子彈，也嚇不倒中國人民。你們要派軍隊來，那就來吧，越多越好。你們來多少，我們就給你們報銷多少，還可以給你們開個收條。中國人民是有偉大氣魄的人民。我們敢于肩負起反抗美帝國主義的重担，在最後戰勝這個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的鬥爭中，作出自己的貢獻。

必須嚴正指出，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台灣已經歸還中國。美帝國主義霸佔台灣是毫無道理的。台灣省是中國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美帝國主義必須從台灣滾出去。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們還必須嚴正指出，在美帝國主義扶植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如果不顧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的堅決反對，一定要重溫舊夢，走上侵略亞洲的老路，那就必將遭到更加嚴厲的懲罰。

美帝國主義正在準備一場世界戰爭，但是，這能救得了美帝國主義的命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出了許多民族獨立國家。如果美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言，其結果必定又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

(轉入第九版)

(10)
1971

一棵反革命、反人民的大毒草

——評李建的《心潭的反響》——

山心

自稱為「當代星馬的青年學人、及文藝創作者」的李建，最近把他的詩集交由「香港大中出版社」出版。作者恬不知恥自誇該詩集的出版是「詩壇上的一項收穫」。這是馬來亞「詩壇上的一項收穫嗎？不，這是反人民、反革命的一顆大毒草，是現代派頹廢文人的夢囈！這本所謂「詩集」共分三輯。在第一輯「心潭的反響」里，共收集了六十二首「莫名其妙」的「詩」。例如作為書名的「心潭的反響」，就不知在胡扯些什麼：

荒唐、頹喪
是你生活的寫照
寂寞、淒涼
是你心潭的反響
沒有副標題，也沒有說明是誰

在「荒唐、頹喪」和「寂寞、淒涼」，這只不過是一些抽象形容詞的堆砌，是現代派文奴的無病呻吟，不是詩。

類似「心潭的反響」這種莫名其妙的「詩」，俯拾皆是。這裡只想舉出其中幾個例子，如「下等動物」：

你說
你是最聰明的人物
你說
你是最美麗的動物
你們的知慧
還比不上等動物！
如「不定的心」：
朦朧的天幕
輕微的悵娜
不定的心呵！
你難道是這樣麼？
如「掉進你懷裡」：
綠茸茸的
草坪
白茫茫的
大地
我的心
掉進你懷裡。
再如「寂寞的心」：
一把春水
吹皺了
密密麻麻的
憂絲
沾住了我
寂寞的心

這全是現代派文奴的夢囈。作者不是利用詩歌來教育人民勇于面對生活，敢于鬥爭，敢于勝利，而是散播「不定的心呵」、「寂寞的心」、「密密麻麻的憂絲」等等使人頹傷的思想感情。這才是真正的「下等動物」。

在這些頹廢的詩歌中，作者也參雜了一些粉飾現實，為反動派歌功頌德的反人民、反革命的詩歌。

順手拈來的就有「人間的樂園」：

不論膚色
不論語言
像親手足
我們生長在一起
構成人間樂園。

馬來亞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人民頭上壓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等三座大山，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如今，物價普遍上漲，各階層勞動民眾的生活，更加困苦。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又推行民族迫害政策，把馬來亞變成一個法西斯警察國。「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民族仇、階級恨，還在人民心中，熾烈燃燒。這是窮人的地獄，壓迫階級的樂園。作者無恥地散播「階級調和論」，把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馬來亞，說成是「人間的樂園」，妄圖掩蓋傀儡政權法西斯迫害人民的血腥暴行。赤裸裸地暴露文奴的反動嘴臉。

在「建屋局大廈」一詩中，作者更加露骨地歌頌傀儡政權的統治，充當反動派改良政策的吹鼓手。請看看小丑撕破喉嚨的叫喊吧！

高高的
方方的
一格格
一層層
像是玩具箱
却是居民的安樂場！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去年廣播了一篇題為「最大的房東，最大的剝削者」一文，對於反動派迫害人民的所謂「建屋局大廈」，作了徹底的暴露：「窮苦的勞動人民租不起租金達四十元至六十元的二房三房組屋，只好一家人租住一個單房，這種單房的房租要二十元，面積只有十二方尺，往往十人到十多人，每人所佔面積只有一方尺。清除垃圾、水溝的費用是收去了。但是，常常五、六天不打扫。許多人家合用一個廁所，不但早晚中午要排長隊；抽水馬桶又常常壞，於是，臭氣沖天，蚊蠅叢集，附近的人家不關窗門，就連飯都吃不下。長年累月與臭氣污穢、垃圾生活在一起，怎能避免疾病叢生，瘟疫時起呢？這就是所謂「居民的安樂場」的實際情況。儘管文奴的禿筆蘸盡墨汁，也塗不掉血淋淋

的現實。

在第二輯「生命的頌讚」里，共有二十九首「詩」。這些詩充滿着歌頌偽「新加坡共和國」的大毒素。例如「人民的偶像」這首詩中，作者公然把李光耀傀儡塑造造成什麼「人民的偶像」，瘋狂叫囂「民主社會主義是長春永健，壽命無疆」。這赤裸裸地暴露文奴的反動嘴臉。其他如「從軍行」，「雨中行軍」是歌頌傀儡軍的所謂「剛強勇猛」及「壯烈」，「瞻前顧後」是歌頌偽「新加坡國慶」的破爛貨。

在「萊佛士的眼光」中，作者更加胆大包天，公然歪曲史實，站在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立場，歌頌英帝海盜頭目萊佛士為「星島的功臣」，它的眼光「夠遠夠長」，妄圖掩蓋英帝國主義侵略馬來亞的血腥暴行，赤裸裸地暴露作者自願充當英帝走狗的可憎面目。更加可恥的是作者不但自願充當英帝的奴才，屈膝跪在主子的跟前，歌頌英帝海盜頭目萊佛士，同時污蔑廣大勞動群眾也像它一樣，「稱揚萊佛士的眼光」。這真是一派胡言，一副奴才相。其他如「新加坡頌」、「新加坡的兒女」等是不值一批的毒草。

在「泥水工人」一詩中，作者歪曲工人的形象，把泥水工人的艱苦勞動，說是：

哼着歌兒
清脆、動聽
嘻嘻的笑聲
蒸發背上的汗水
泥水工人
輕鬆地勞動

泥水工人為了三餐的溫飽，冒着生命的危險，頭頂炎陽，風吹雨淋，長年累月在高空中工作，他們豈有閒情逸緻，哼着清脆動聽的歌兒，在「輕鬆地勞動」？他們終將發出對舊社會的怒吼，震天撼地的戰歌。作者在詩中把挑灰女工說成是「紅紅的頭巾，蒙住嬌羞的臉，長長的衣袖，藏着嫩細的肌膚」。這是對所有挑灰女工的莫大侮辱。挑灰女工不是作者所想像的小姐模樣，需要「蒙住嬌羞的臉」來工作，況且在高空作業中，挑灰泥工也根本不可能「蒙住臉工作」，這點証明作者的生活是多麼貧乏。反動文奴妄圖歪曲工人的形象，掩蓋勞動人民被剝削、被迫害的血淋淋事實，是絕對辦不到的。人民將拾起金棒，狠打落水狗。

在第三輯「褪色的微笑」里，
(轉入第八版)



高等相士——叶進貴

抗爭

“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之后，一直藏在拉赫曼沙籠里的葉進貴，前幾天突然不知從那條沙籠底下鑽了出來（拉赫曼早已被拉扎克一脚踢開，當然，識時務的葉進貴是不會死纏住拉赫曼的），酷似瘋狗般地狂吠，為“甲洞燒屋事件”增添一絲異彩。

記得在“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前夕，拉赫曼曾竭盡所能地扶它的愛犬（除了這字眼外，尋遍辭海與辭源，都找不到更適當的詞彙，見諒），葉進貴，並不厭其煩地向峇都區人民推荐，說它是個“忠實、能幹”的人，因為擔任它的政治秘書時，曾有如此的表現。

看來，葉進貴確有先見之明。非一般俗夫所能比。你看，它說“過去五年當中，我曾經多次警告他們（指甲洞木屋居民——作者按），悲劇遲早將會發生，兀鷹正等待着突擊他們”。果然，五年后的今天，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兀鷹開始突擊了，悲劇終於發生——“五·一三”的英雄好漢偽馬來軍團，偽野戰部隊、偽鎮暴隊、偽警察、偽救火局人員等，伴隨著整十輛的剗泥機，在偽縣長、偽警察、偽市鎮總監的率領下，氣勢凶凶地闖進了甲洞D區！“那些屋子是沒有被通知的。”管他，剗！“房屋里還有財物。”管他，剗！誰不肯離開屋子嗎？好，施放瓦斯。誰想搶搬家具財物嗎？好吧，嘗嘗偽軍們的槍托。人，頭破血流；家，在妖火中化成灰燼。就這樣，五十三家，總共三百六十九名甲洞D區男女老少木屋居民，在頃刻之間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

這一切，足証葉進貴確有“先見之明”矣。

為什麼甲洞D區木屋居民會有這樣悲慘的遭遇呢？是不是他們犯了殺人放火之罪呢？不，他們這些以割膠、種菜為生的貧苦人家，每天早出晚歸，為三餐奔忙，哪還有閒暇去殺人放火呢？不過，他們的確犯了“罪”，那就正如葉進貴所說的他們不把他“所說的話當一回事”！他們不把他的黨——聯盟看作是有人組成的黨！

縱觀以上事實，我實在欽佩葉進貴有“君子之風”，也深感他確實“耿直和誠實”。說得更明白些，就是他敢於對自己和其同黨的陰謀給予赤裸裸的暴露！

責怪之餘，葉進貴“關切”甲洞木屋居民之“心”似乎未死。你看，他“接到好幾個電話”之后，傾家蕩產的居民正忙於向法西斯當局和美敦花園地主當局抗議、請願，以及安頓老幼病殘，故葉進貴所

接之電話絕非來自這些居民），便又急忙發表文告，推荐了“有權力的”、能與“五·一三”大屠殺的兇手之一的哈倫熱誠合作的馬華強人陳強漢，為甲洞D區居民請命，推荐之餘，葉進貴仍不在乎“跑穿幾雙皮鞋”（註）之苦，毛遂自荐，表示“如果陳強漢需要的話，我隨時樂意與陳君一起工作。”這樣看來，甲洞居民過去對葉進貴的唾棄，以致使他“無容身之地”，而他現在却以“君子之風”待之，過往一概不究。此可見其胸懷之“寬大”，“為民服務”之熱忱。可嘉！可嘉！

不過，甲洞居民不能不重視葉進貴的這句話：“除非陳志勳醫生及早被掃出政治圈外，甲洞區的人民就不會遭受痛苦，否則恐怕增江新村一帶的木屋居民也會遭受同樣命運”。如果所知，陳志勳也和葉進貴一樣，被人民唾棄，因此基本上他對葉進貴企圖“解決”甲洞居民的困難，絲毫沒有障礙。葉進貴大可以放心去做，甚至可與陳志勳携手合作呢。

不過，甲洞D區木屋居民早

已識破狼外婆的尾巴。雖然他們被迫暫時寄宿於甲洞公立華文學校的圖工室，甚至將被偽教育局驅逐出校地，但他們已下定決心，要與法西斯當局和美敦花園地主帶凶周旋到底，以取得合理公平的解決，否則誓不罷休！

按照甲洞居民的堅決表現看，“兀鷹”肯定會“突擊”甲洞，悲劇也肯定會再在甲洞重演。不但如此，正如葉進貴所透露，“增江新村一帶的木屋居民也會遭受同樣命運”！其實，何止增江新村，就是全吉隆坡市區和市郊的，甚至全馬來亞的木屋居民，各族勞動人民，也將先後遭到“兀鷹”的突擊！

無論如何，葉進貴的話是相當靈驗的，“高等相士”的銜頭是受之無愧。不過，你別再多情傷感，悲歎“無容身之地”了，因為拉赫曼被哄走之后，可容你嬌軀之沙籠仍比比皆是呢。惟此等沙籠的主人也自身難保呀！或者你已預見這點，因而有所哀鳴。此又一次証明你“先見之明”矣，佩服！

（註）：“五·一三”大屠殺前夕的偽選舉運動中，葉進貴為了騙取選票，不知羞恥地自吹自擂，誣言他如何關心峇都區人民的疾苦，整日奔忙，跑遍各個角落，因而皮鞋也跑穿了十幾雙云云。

寄黃興 黃革 秀麗 群 陳紅諸君

廣重教

勸君舊調莫輕彈，煉句修辭難上難。
對仗規律須講究，韻聲平仄務精嚴。
創新體制宜揮洒，仿古詞牌不自然。
徒費苦吟又束縛，三思主席此金箴。

附註：毛主席在給臧克家等人關於詩的一封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點，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番教言是值得喜歡學作舊體詩詞的青年朋友三思的。

（1971年3月7日）

（接第七版）

共有十四首“詩”，大多數是“褪了色”的沒落文人思想感情的反影。例如“昨夜”、“懺悔”等。有些是混水摸魚、企圖轉移人們視線的詩如“姑娘、你在何方？”對少女的失蹤說，作者不指責傀儡集團對黃色文化開“綠燈”的政策，造成許多少女成為黃色文化的犧牲品

，反而一味把責任推給少女負責。這是反動文奴偷偷摸摸為李光耀集團向黃色文化開“綠燈”政策開脫罪責的無恥行徑。

由於篇幅關係，這裡不能把全部毒草來一個總分析。希望革命文藝工作者都能把矛頭對準反動文奴及其主子，大批毒草，把一切牛鬼蛇神掃出歷史舞台。

稿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拉扎克集團的經濟政策越新 農民的土地就越少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元月廿三日廣播〕“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之後，我國農民缺地少地的情況更加嚴重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拉扎克集團把越來越多的土地免費送給或廉價租給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馬來官僚資本家，使土地更加集中在這些國內外大資本家手里。拉扎克集團作賊心虛，害怕群眾知道，所以，利用實行“新經濟政策”、“糾正各民族之間經濟不平衡”等借口，來掩蓋這些可恥的行爲。

拉扎克集團以為有了這些借口，就能夠瞞得住人民，它們利令智昏，越來越猖獗。去年十月中旬，拉扎克揚言，偽政權又在彭亨州東南部和柔佛東部，幫助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所謂開發土地的計劃，其面積好像增卡三角地帶那樣大。他說，馬來官僚資本家這個發財致富的計劃，同傀儡政權在工商業方面負起更加積極的作用而又減少各民族之間經濟不平衡的所謂“新經濟政策”是一致的。偽國家與鄉村發展部長，加花峇峇也起勁地替傀儡政權極端反動的土地政策辯護。馬來沙文主義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反動思想，是偽政權煽動起來的。加花峇峇却把它說成是馬來人佔多數的鄉村居民的貧窮所造成的。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通過傀儡政權，霸佔人民的土地，造成農民缺地、少地，而加花峇峇却把這種強盜行爲說成是“填平貧富之間的鴻溝的措施”。彭亨、丁加奴、吉打等各州偽州務大臣，根據拉扎克和加花峇峇的謬論，相繼發表聲明，叫嚷要更快地把更多的土地讓出給馬來官僚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合夥經營的大公司。霹靂州前偽州務大臣還竭力美化這種損害農民利益的反動政策，當他宣布把孟連淡馬來人保留地區的六萬英畝土地，都給馬來官僚資本家開闢油棕園的時候，公然無恥地說：“這些土地給了大資本家後，大資本家就會興修水利。附近地區也能受益”。傀儡頭目們所說的什麼“糾正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什麼“填平貧富之間的鴻溝”等等，都是爲了達到一個陰險的目的：就是煽動民族仇恨，轉移馬來群眾的鬥爭目標，以便馬來官僚資產階級肆無忌憚地霸佔大量土地，剝削農民。

偽聯邦土地開發局，正是打着“提高馬來人經濟地位”的幌子，替馬來官僚資本家霸佔着大量的土地的。到一九七〇年底爲止的十四年間，它們已經誘騙了大約兩萬戶農民替它們開墾了三十三萬多英畝土地，其中十七萬多英畝是在第一個所謂五年計劃期間完成的。但是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還嫌不夠，它們進一步勾結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進行更猖狂的掠奪。爲了滿足它們的貪婪欲望，拉扎克集團就把更多的土地贈送給馬來官僚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合夥經營的大公司去開發。僅僅最近幾年，傀儡政權撥給柔佛蔗糖工業有限公司，霹靂糖業有限公司，丁加奴的達雅、鄧德隆、丁加奴班加油棕園有限公司，飲品高原（私人）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大公司的土地一共三十七萬英畝，超過偽聯邦土地開發局十四年所開墾的全部土地的面積每家各擁有土地十萬英畝以上的幾家伐木公司所霸佔的土地面積還不算在內。光是馬來官僚資本所控制的在柔佛、霹靂、玻璃市和丁加奴的幾個甘蔗園和油棕園所佔的土地就比偽聯邦土地開發局在第一個所謂五年計劃期間所開墾的土地更多。所有這些大公司，都是在偽政權的大官或是同拉扎克集團有特殊關係的馬來官僚資本家控制之下的。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拉扎克的岳父莫罕默德怒哈，他是拉扎克撈錢的主要代理人，因此，他所霸佔的土地特別多。由他擔任主席的柔佛蔗糖工業有限公司，就佔有兩萬多英畝土地，怒哈的公司還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取得了柔佛油棕園有限公司、巴羅油棕園有限公司、居鑾油棕園有限公司等五家油棕園公司的全部股票，因此，

他又控制了這幾家有限公司的三萬五千多英畝土地。怒哈也是飲品高原（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這家公司在離吉隆坡三十二英里的風景區獲得一萬五千英畝的土地，他正在這裏興建一間大酒店，大賭場，高爾夫球場等等，全部建築費用一千八百多萬元。光是高爾夫球場，就達三百萬元。怒哈的地產僅僅柔佛蔗糖工業有限公司和飲品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就有六萬多英畝土地，相當於兩、三萬戶馬來農民所耕種的田地的面積。這就是拉扎克集團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的目的。

據已經公布的材料，怒哈還充當其他整十個大企業的主席或董事擁有非常多的資產，怒哈的財產實際上是拉扎克家族財產的一部份。傀儡政權的其他頭目，如依斯邁等人，也都毫無例外地利用權勢，肆無忌憚地掠奪農民的土地和盜取國家的財富。依斯邁在幾年前當上了在我國擁有很大的樹膠園的英國壟斷資本牙直利集團和其他多家公司的董事。他以拉扎克爲榜樣，通過他的父親阿督爾拉赫曼耶申出面，同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國內買辦資本家勾結，大發橫財。這樣，在短短幾年內，依斯邁的家族就成爲聲名狼藉的豪富。所有這些，都是傀儡集團實行所謂“糾正各民族之間經濟不平衡”政策的真正目的。

拉扎克集團的經濟政策越新，農民的土地越少，所謂“貧富之間的鴻溝”，拉扎克集團越填越不平，越填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土地越多。誰敢否認這個事實呢？

注 釋

① 《爲了面包與和平》，《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六五頁。

② 《當前的主要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四八頁。

③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六七頁。

（接第六版）
整個帝國主義制度也有可能全部崩潰了。

我們對世界前途是樂觀的。我們堅信，人類生活中的戰爭時代將由人民之手加以結束。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戰爭這個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③

一切受美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和掠奪的人民，團結起來，高舉人民戰爭的正義旗幟，爲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勝利一定屬於全世界人民！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續完）





關於海口區事件的報告

1970年9月

黃漢

(接上期)

我們的戰士或地方工作者，每到一地，就得想辦法掌握這個地區的地理情況，不能做到熟悉也該做到基本上了解。至於當地革命群眾呢，比外來的同志對於當地的情況，當然了解得多，但事實上除了有一小部份群眾比較熟悉外，一般上還是不夠熟悉的原因是，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了解和需要熟悉的比對敵鬥爭，特別是對敵進行武裝鬥爭時所需要了解的少得多。在日常生活中只需了解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情況，如一些人只知農村中的大路，小路和山路就比較少知道了，只知道鄉村但對森林却知道的很少。

爲了對敵鬥爭的需要，除了部隊同志和地方工作者要設法熟悉地理情況外，也要向群眾說明，使之重視這一工作，並把這一工作做好。只要動員群眾起來做，是一定能做好的。

(8) 關於擴大隊伍，打擊敵人我們從沒有部隊到有部隊，從只有很小的部隊發展到比較大的部隊。今天，我們的隊伍不論是作戰經驗還是裝備，都比剛搞武裝的時期強得多。同志們的政治覺悟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戰鬥力也加強了。我們的軍力與敵人相比還顯得相當弱小，要用這樣小的隊伍戰勝目前還相對強大的敵人，顯然是遠不足夠的。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壯大我們的隊伍。

我們的鬥爭道路還是很漫長的，要面對許多艱苦曲折的鬥爭，還得付出重大的犧牲代價。在西部邊區，我們目前還沒有革命根據地，只有臨時的邊區根據地，我們將面對一場長期而且殘酷的國內革命戰爭，因此，建立根據地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教導說：“從事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擊部隊，並使之從鬥爭中逐漸地發展為游擊兵團，以至發展成為正規部隊和正規兵團。建立武裝部隊是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一環，沒有這個東西，或有了而無力量，一切問題都無從說起”。

基於當前鬥爭發展的需要，北加人民游擊隊總部號召我國革命的男女青年踴躍參軍，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此次敵人在海口區對我革命力量發動進攻時，我們深感武裝力量的不足，未能給來犯的法西斯暴徒們以沉重的打擊，在突圍的過程中，我部隊主力未曾與敵人接觸過。希望以後，我們的隊伍與暴徒們接

觸時，將以猛烈的火力去痛擊敵人。

今後，我人民武裝開展對敵鬥爭的基本方針是打，把基點放在打字上，我們要在打中壯大自己的隊伍，在打中鍛鍊革命的武裝，在打中削弱敵人的有生力量，在打中改變敵我階級力量的對比，用槍桿子打出北加人民的政權。當然，要怎樣打，打的規模多大，就得根據我們的具體情況來考慮了。

(六)簡短的結論

爲了弄清情況，說明問題，取得共同的認識，爲了在此次反“圍剿”鬥爭中吸取經驗，爲了……認識反動派的紙老虎的本質，對海口區事件進行探討是必要的。

既要革命，就得進行武裝鬥爭，要進行武裝鬥爭，當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被“圍剿”是不可避免的。“圍剿”與反“圍剿”鬥爭的反覆進行是武裝鬥爭的客觀規律。

這次敵人在海口區對我革命隊伍發動進攻的直接原因，是敵人通過其可能使用的一切偵察手段，得到有關我軍在海口區活動的情報。

敵人經過精心策劃，全力以赴，企圖舉撲滅我西部領導機關和部隊，但敵人的陰謀不能得逞，已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但敵人絕不甘休，對地方工作者和革命群眾進行殘暴鎮壓。

面對敵人的反革命“圍剿”，在極不利於就地堅持的情況下，爲了有效地保存我省革命力量和更有效地與反動派作鬥爭，我們決定突圍。

根據事後了解，並經過實踐證明在所謂“巨網行動”區四面突圍都是可能的。當時在掌握敵情不夠的情況下，領導上選擇了在比較有把握的方向突圍，比較多的同志從同一個方向突圍，結果，除個別單位遭到一些挫折外，絕大部份都勝利突圍了。

當時，要突圍所面對的困難是非常多的，但在黨的領導下，在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奮鬥下，終於勝利突圍了。

根據當時突圍所面對的困難，當時所了解的敵情和我部隊的實際情況，決定分批突圍。

實踐證明，當時分批突圍是正確的，但在具體處理上應注意分散的時機問題。

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損失和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有少數的干部

和戰士，有一定數量的學習班學員，爲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他們年青的生命，廣大革命群眾在反動聯盟政權的迫害下蒙受巨大的損失和犧牲，這是階級仇，這是民族恨。一定要向反動派討還血債。面對損失和犧牲，要銘記毛主席有關：“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的教道。應勇敢地拿起武器，打倒反動派，剷除災難的禍根。

在反“圍剿”鬥爭中，我們的革命隊伍出現許多好人好事。光明的一面，進步的一面，革命的一面是我們隊伍的主要方面，但也有缺點，也有錯誤，缺點和錯誤是非主要方面，對於缺點和錯誤要進行批判，要進行鬥爭。在革命隊伍中要發揚成績，糾正錯誤，要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

對於反革命心理戰，對於敵人的“招降”花招，我們要重視，要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使之徹底破產。

過去，在海口區開辦大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必要的，也是當時條件所允許的，它將大大的推動省內工作的進展，爲整頓工作，堅持對敵鬥爭創設了有利條件。

武裝隊伍在省內活動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地理條件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條件是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

爲了減少革命隊伍中存在着的盲目性，應養成對事物採取分析的習慣。在議論任何事物時，首先要劃清敵我界綫，也要劃清是非界綫。

從實踐中檢查我們的工作，對各方面的工作都應加強或改進，以便更有效地打擊敵人，推動革命工作的發展。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綫，一定要把這一環工作做好，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深入，做得細緻。要重視抓世界觀的改造這一環。

爲了適應戰鬥的要求，要提高我軍軍事技術，練好基本功，提高射擊水平，掌握爆破技術，學會伏擊戰術，並學有關的其他戰術，急用先學，以求取得良好的戰果。

通過地方工作者，發動革命群眾普遍地，持久地作好糧食儲備工作，並事先準備好長期聯系辦法，以防止聯系中斷。

重視部隊中的醫務工作，在條件許可時，儲備一些重要藥品和增添必要的器材。爲了應付今後嚴重的戰爭環境，設法提高醫務工作者的

(轉入第十二版)



國際反帝簡訊

亞洲人民革命武裝鬥爭

在勝利前進

〔新華社北京2月24日及中國新聞社北京3月3日〕訊：

安哥拉人民堅持十年武裝鬥爭

今年二月四日是安哥拉人民開展反對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十週年。十年來，面對美帝支持的葡萄牙殖民當局的武裝鎮壓和政治誘騙，英雄的安哥拉人民，不畏強暴，不受欺騙，在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武裝鬥爭，消滅了敵人的大量有生力量。目前，安哥拉愛國武裝力量已經控制了安哥拉三分之一的地區，形勢很好。

在愛國武裝力量控制的地區，游擊隊建立了地方政權，領導人民進行生產和戰鬥。受盡葡萄牙殖民當局殘酷剝削的安哥拉人民熱愛游擊隊，積極支持游擊隊。安哥拉人民武裝鬥爭的勝利發展，使葡萄牙殖民當局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葡萄牙殖民者所以能夠對安哥拉等殖民地人民實行長期的罪惡統治，主要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支持。據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去年發表的聲明揭露，美國不僅向葡萄牙殖民當局提供武器，而且在安哥拉還駐有一支美帝支持的南非殖民軍。美帝和南非殖民主義者給葡萄牙殖民當局打氣和撐腰，更加促使安哥拉人民的武裝鬥爭烈火越燒越旺。

泰國愛國軍民廣泛出擊，打擊敵人

泰國愛國軍民最近繼續廣泛出擊，狠狠打擊美國——他儂集團的反動武裝，以支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

二月十日，泰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在接近泰、老邊境的加拉信府考翁分縣，伏擊了美國——他儂集團的“鄉村自衛隊”巡邏隊，打死敵人三名、打傷一名。

在泰國南部，據他儂——巴博集團供認，從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一日的五天里，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在萬那訥縣地區，共打死、打傷敵人二十四名。

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廣播，泰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二月二十二日在清萊府和難府交界的一個地方，擊落一架美國——他儂集團的直升飛機。據初步消息，打死飛行員二名，打傷反動軍官多名。

巴勒斯坦游擊隊 英勇打擊以色列 侵略軍

據巴勒斯坦革命武裝力量總指揮部最近發表的戰報說，巴勒斯坦游擊隊從二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在被以色列侵略者佔領的戈蘭高地、上加利利、加沙地帶等地，英勇襲擊以色列侵略軍，打死打傷許多敵人，擊毀敵人軍車五輛，炸燬敵人軍用倉庫兩個。

幾內亞（比紹） 愛國武裝力量消滅 葡萄牙殖民軍 一個縱隊

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總書記二月二十五日在一項公報中宣布，幾內亞（比紹）愛國武裝力量最近消滅了葡萄牙殖民軍的一個縱隊。

公報指出，這個縱隊主要由裝甲車、大炮和許多輛運送軍隊和武器的卡車組成。二月二十二日，幾內亞（比紹）愛國武裝力量伏擊了敵人的這個縱隊，擊毀它的全部八門大炮、一輛裝甲車和十輛卡車，繳獲大量的軍用物資，打死打傷敵軍三十五名。

佐法爾地區人民解放軍連續重創英國殖民軍

〔中國新聞社北京2月25日訊〕亞丁消息：據解放被佔領的阿拉伯灣人民陣綫駐亞丁辦事處最近在這里發表的戰報說，從去年十二月底以來，解放被佔領的阿拉伯灣人民陣綫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佐法爾地區不斷向英國殖民軍及其僱傭軍發動猛烈襲擊，打死打傷敵人一百五十多名，擊落英國軍用飛機一架，擊毀英國軍艦一艘。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支人民解放軍部隊伏擊一連僱傭軍，打死打傷敵軍八人。

今年一月一日夜里，人民解放軍炮轟了在哈杰利特的敵人據點，使敵軍的帳篷和彈藥起火燃燒。

一月二日，在薩拉拉以北地區，人民解放軍部隊英勇地反擊了敵軍的進攻，打死打傷敵人十七名。同一天，人民解放軍又擊落敵機一架。

一月十七日，當一連敵軍偷偷侵入薩拉拉以北的高地時，密切監視敵人動向的人民解放軍立即把敵人包圍起來，用各種自動武器向他們射擊，經過一場激戰，打死打傷敵人十八名，擊毀敵人大炮一門。

莫三鼻給愛國武裝痛擊葡萄牙殖民軍

據莫三鼻給革命委員會在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一項新聞公報宣布，莫三鼻給游擊隊一月十五日成功地襲擊了一支葡萄牙殖民軍，打死敵軍五十名，俘擄敵軍六名，並繳獲了一批美國和英國製造的武器。

錫蘭革命羣眾示威 支持印支人民反美鬥爭

哥倫坡消息：本月六日，為數至少一百五十名的革命羣眾以汽油彈及石塊攻擊美國駐哥倫坡的大使館，並且焚燒兩輛汽車及擊壞另五輛汽車，示威羣眾用紅字印刷的傳單散發在美國大使館內及馬路邊。傳單上書：“美帝國主義從印度支那滾出去”、“堅決支持印支人民反美鬥爭”等口號。在這次示威事件中，羣眾有二人被捕，八人被扣留，鎮暴警察也有受傷。

本月七日，又有大約三百名憤怒的羣眾高呼反美口號，遊行前往美國大使館。

第二天，人民解放軍部隊在紅綫地區（哈穆林公路中段）伏擊一股敵軍，打死打傷敵人十二名。

一月二十四日，三艘英國軍艦企圖在佐法爾西部地區沿海騷擾。西部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開炮反擊，擊中一艘敵艦，迫使全部敵艦逃遁。

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軍部隊同兩連開經紅綫地區的敵軍進行了一整天的激烈戰鬥。人民解放軍打死打傷敵人三十六名，其中包括一名英國中尉軍官。

二月八日，一支人民解放軍部隊在哈杰利特哨所附近同兩連敵軍激戰，打死打傷敵人三十五名。在這以前，二月七日夜裡，另一支人民解放軍部隊同企圖潛入古雄地區的一連敵軍激戰兩個小時，打死打傷敵軍十五名。

拉、李集團

是害死馮朝民的兇手

在拉、李走狗集團加緊迫害獄中戰友的同時，麻營的政治被拘者馮朝民於本月十日突告逝世。

馮朝民是在一九六六年美帝國主義的頭號劊子手約翰遜到馬來亞的前夕被捕的。在麻營里，他與所有的政治被拘者都受到法西斯當局的百般迫害與虐待，在獄中同志、光榮家屬及革命黨團的強烈反對下法西斯當局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變本加厲的對付我獄中戰友。馮朝民也因此患上了病，當病初發時，法西斯當局對他置之不理，直到病況繼續惡化，和時常嘔吐不已時才送去中央醫院，不到十多天便告逝世了。

馮朝民現年才卅一歲，家貧。他遺下嬌妻及三名年幼子女，最小者今年才四歲。遺體將於今日下午二時，發引還山，葬於馬六甲州馬林義山之原。本月十一日，麻營全體戰友進行絕食，抗議馮朝民的被害。

拉、李走狗集團是殺人的兇手，它們在最近幾年來已經先後殺害了唐保光、王忠、林順成、蔡南保等烈士，而且也秘密的殺害了無數的革命烈士。它們以為殺了越多的革命戰友，就能撲滅早已燃燒起來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烈火，但是我們要以最清楚的語言來告訴拉、李反動派：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還！馬來亞人民一定要為死者報仇雪恨！

對於馮朝民的被害死，我們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拉、李走狗集團必須即刻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和保證被拘者的人身安全。由於馮朝民的被害和星島政治被拘者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在此，我們呼吁馬來亞人民及世界革命人民密切關注我獄中戰友的情況，同時且給予有力的支援！

（接第一版）

像它們所發出的這一種胡言濫調，是企圖掩蓋真理，妄圖欺騙人民。這是特別對我們勞苦大眾和被壓迫人民的公然侮辱與誹謗！難怪芽籠士乃的居民無不憤憤不平。

請問這個所謂“個人衛生的崩潰”是怎麼一回事呢？反動當局是不是說人民在吃飯前和如廁後沒有洗手？是不是說，芽籠士乃的居民是飢餓和日常生活是不衛生的？假設流行傷寒症是發生在富裕人士住的東陵住宅區的話，傀儡當局會不會、而且敢不敢指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個人衛生崩潰”呢？儘管它們有找到“病菌之攜帶者”，但是那個“病菌之攜帶者”怎麼能够直接的把病菌傳到另外74人的身上呢？在目前該區的不衛生情況下，如

果說這一次流行傷寒症的病菌是由蒼蠅攜帶到受患者的食物上這不是更恰當嗎？而那些攜帶病菌的蒼蠅不就是從那些堆滿垃圾的安樂窩里滋生出來的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極其明顯的，目前在所有實例中都已証明了這次芽籠士乃的流行傷寒症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什麼“該區居民個人衛生的崩潰”。

衆所周知：個人衛生和個人的周圍環境是分不開的。個人衛生水準的高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環境和整個區域的公共衛生所限制。一個健康的人如果被移到一個不衛生的環境里，無論他怎樣的保持高度的個人衛生水準，那他的健康也是不能够長期維持下去的，這也說明了環境的衛生是極其重要的！這也就是為何要停止壟斷資本所造成的環境污濁。在此，反動當局最近也制定什麼“防污法令”，雖然它們的真正主要動機不是在於照顧人民的健康。

所以，反動當局要芽籠士乃的居民什麼“保持高度個人衛生水準”其實是荒謬之誤。今天，在這個已經被公認為是不衛生的芽籠士乃區內，要真正保持高度的個人衛生是不可能的！要保持一個高度的個人衛生，則必須要清潔的環境和良好的公共衛生設施，一個住在有高度公共衛生而環境又清潔的富人住宅區——東陵區的人當然可以保持高度的個人衛生，但是如果讓那個人到芽籠士乃去住，那他就不能同樣的保持高度的個人衛生了，這應該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所以，在一個能够照顧到人民利益的政府來說，它不是單單照顧一兩個地方，而是要照顧到國家的所有角落的環境衛生。如果是周圍的環境是健康和清潔的，即使是有人患上像傷寒症這一類的流行傳染病，但這也不會造成大規模的流行傳染病了。

☆李光耀集團

要負一切的責任☆

李光耀傀儡集團絲毫沒有照顧人民的利益，它們自己都承認沒有維持芽籠士乃的公共衛生，故它們應負起這次在該區所發生的流行傷寒症的一切責任，這是無法抵賴的！

但是，今天當權的貪污舞弊、假公濟私的官老爺們竟然侮辱和誹謗人民，甚至把傷寒症的發生推在人民的所謂“個人衛生的崩潰”方面去。看！它們是如何的法西斯和不負責任啊！

然而，企圖推卸責任並騙不了人民，相反的，它只能更進一步的暴露那些一向來欺壓人民，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者的丑惡嘴臉，更暴露它們的反人民本質。

在過去十年內，李光耀傀儡集團從人民的身上榨取了億億萬萬的苛捐雜稅（如提高水電費、抓人罰款等），但是絕大部份的錢是用來

擴充偽軍警以鎮壓人民和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區”來讓外國壟斷資本家從人民身上更好的榨取超額利潤。用在人民的社會福利方面的公幣絕無僅有。

由於李光耀傀儡集團絲毫都沒有照顧到勞苦大眾的利益，如芽籠士乃的社會公共衛生措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李光耀傀儡集團必須負起造成這次傷寒症的全責。

（接第十版）

的技術水平，設法形成醫療工作的核心隊伍是必要的。

要使鎮反動的工作和武裝鬥爭相配合，不堅決鎮反動，不足以保衛革命力量。

在非“圍剿”地區，特別是“圍剿”區附近地區，其他單位的同志應想盡一切辦法與被“圍剿”的單位配合鬥爭，以積極的做法，幫助被“圍剿”的同志，在反“圍剿”鬥爭中，作出積極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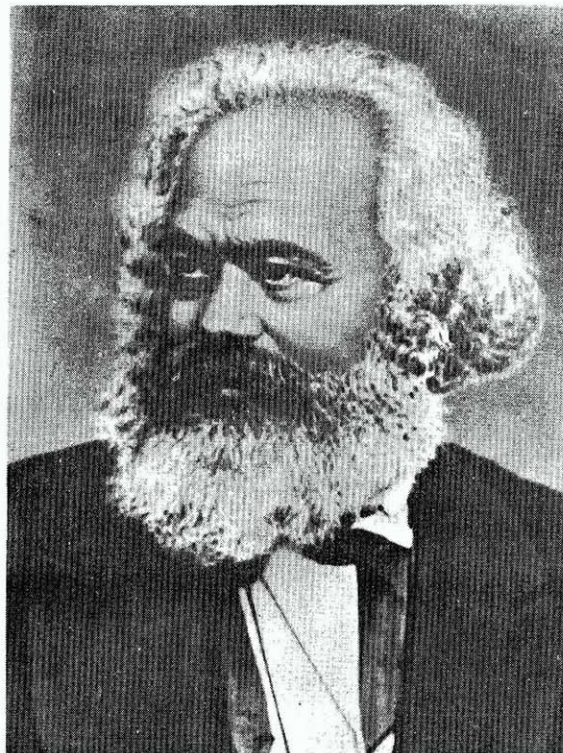
基於當前鬥爭的需要，發展武裝隊伍是必要而且重要的。我們要發展壯大自己的武裝隊伍，以便更有效地打擊敵人。我武裝隊伍對敵鬥爭的基本方針是打，要把基點放在打字上，用槍桿子打出人民的政權。

這些就是我們探討海口區事件所得出的結論。

（接自本期畫頁一）

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革命武裝鬥爭，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和發展，也是巴黎公社原則的繼續和發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革命在發展，人民在前進。和巴黎公社所處的時代相比，現在的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斷取得勝利。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日益成長壯大。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浪潮不斷高漲。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鬥爭蓬勃發展。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面對這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人們會感到歷史是多麼雄偉地證實了馬克思在一百年前的偉大預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

紀念巴黎公社 一百周年 (1871——1971)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國巴黎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資產階級賣國政府的反動統治，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巴黎公社。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有重大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嘗試。

當時，法國在普法戰爭中遭到慘敗，法國資產階級賣國政府對外割讓領土，賠償巨款，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巴黎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就是在這民族災難日益深重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舉行武裝起義的。巴黎公社成立以後，採取了廢除舊的剝削階級的常備軍，建立人民武裝，砸爛奴役人民的一整套舊政府官僚制度，實行普選制等一系列措施。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

由於當時法國無產階級還不够成熟和強大，又缺乏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在三月十八日革命勝利之後乘勝追擊，徹底消滅聚集在凡爾賽的梯也爾反動勢力，沒有堅決果斷地鎮壓反革命，沒有同農民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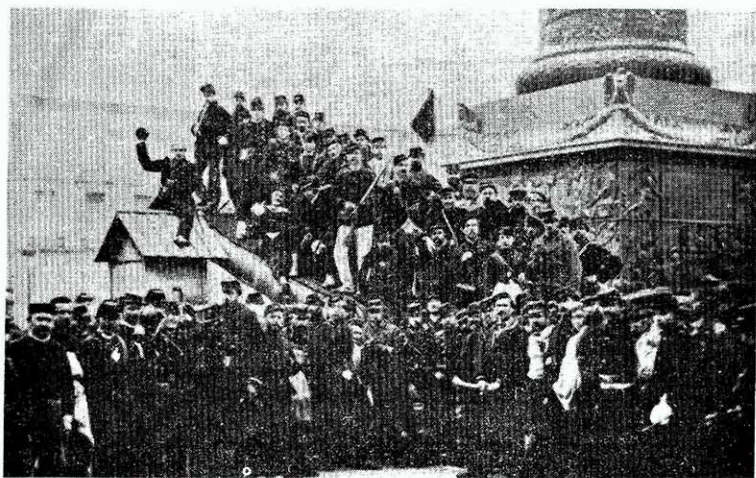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成聯盟，沒有沒收資產階級的法蘭西銀行，以致這個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被國內外敵人所扼殺。面對敵人的瘋狂反撲，巴黎公社的英雄兒女，以革命的獻身精神，英勇奮戰，為保衛公社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他們那種驚天動地、光照日月的英雄業績，永遠放射着奪目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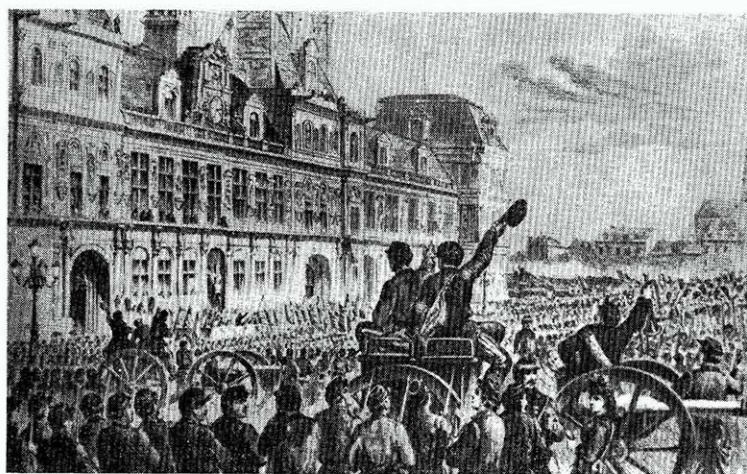
巴黎公社革命期間，馬克思在倫敦積極地支持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創舉。巴黎公社失敗後兩天，馬克思就在他的光輝著作《法蘭西內戰》中論述了公社英雄們的豐功偉績，總結了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根據巴黎公社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嘗試，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應當用革命的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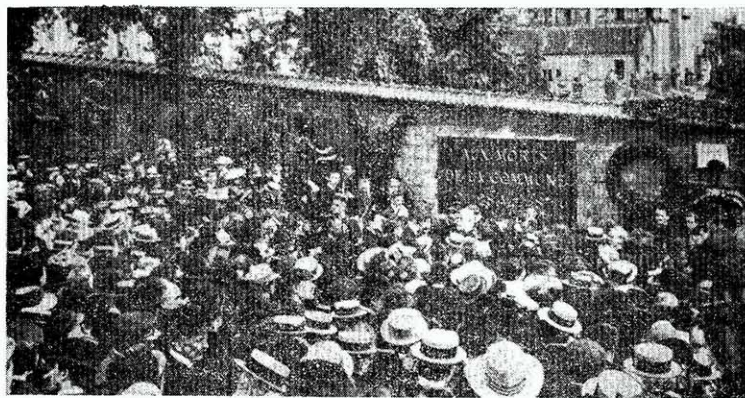
近百年來圍繞着如何對待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和新老修正主義者一直進行着針鋒相對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的必由之路。而新老修正主義者，背叛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鼓吹“和平過渡”、“議會道路”。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領導俄國人民經過暴力革命，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十月革命的經驗，就是巴黎公社經驗的繼續和發展。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和“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普（轉入第十二版）



巴黎公社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大旗，摧毀了象征拿破侖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旺多姆廣場上的“凱旋柱”，並將廣場改名為國際廣場。這是社員們在廣場上。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時，廣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和“公社萬歲”的口號聲。



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戰士在拉雪茲公墓這堵牆下壯烈犧牲。從此，革命群眾稱這堵牆為“公社社員牆”。它激動全世界無產階級永遠牢記巴黎公社的原則，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鬥爭到底。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舉行武裝起義，把反動軍隊打得人仰馬翻。